

第五章 二皇子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這是一次私宴，地點依然安排在流晶河的花舫之上，隻是這座花舫分外清雅，並沒有河對麵那些紅袖疾招的誇張感覺。此時河上無雨無雲，滿江淡瑟，微風之下，水波柔息，與遠處隱隱能聞的清脆俏聲相較起來，便隻覺得二皇子安排的這座花舫，竟然多出了一絲江海之上孤偏舟的出塵感。

範閑與靖王世子李弘成一路說說笑笑來到河畔，自有侍衛拉了馬去，二人互伸一手略讓了讓，便上了花舫。他臉上帶著微笑，內心深處卻在歎息，這位皇子看來真是個清雅之人，隻是不知為何不甘心安份做個皇子，非要在慶國惹出這多事情來。

微濕的木板上，範閑的腳將將要踩上船舷之時，忽聽得舫中傳出一聲錚的琴弦拔動之聲，並無肅殺之意，隻有靖心誠摯之感，曲聲漸起。

“恰離了綠水青山那搭，早來到竹籬茅舍人家。野花路畔開，村酒槽頭榨，直吃的欠欠答答。醉了山童不勸咱，白發上黃花亂插。”（注一）

範閑唇角綻出一絲笑意，與李弘成並肩走了進去，聽著這曲子裏的涎漫隱趣，越發好奇這位二皇子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了。

珠簾掀開，入目處，隻見一位穿著青色綢衫的青年人正用一種很奇怪的姿式坐在椅子上，頭微微偏著，雙目微閉，臉上露出一種很滿足的神情，側耳聽著角落裏那位歌女的輕聲吟唱。

不問而知。這位青年人自然就是當今慶國皇帝陛下與淑貴妃生下的二皇子。

二皇子的坐姿確實很奇特，竟是半蹲在椅子之上，像極了一位在田間休憩的農夫，青色的綢衫蓋住了他的雙腿，但更奇特的是，看著他陶醉的神情，清秀的五官，渾身透露出來的。竟是一種清雅安寧的感覺，似乎早已倦了這身周一切，這世間過往，隻是以曲為念。

範閑看見二皇子的第一個念頭是：這個人給自己的感覺好熟悉。第二個念頭是，這個人很疲憊，心很疲憊。第三個念頭是，這個人的心思很沉重。他相信自己看人的能力，但此時的場麵卻有些尷尬，餘光瞄見世子李弘成早已安靜揀了個椅子坐下。而自己站在正中，看著那位二皇子卻不知道該如何行禮。

對方似乎隻顧著聽曲子，忘記自己這個客人了。當然，以對方的身份，讓自己等上一等也是很自然的。

一曲終於嫋嫋作斷，那位歌女橫抱古琴。款款向廳中三人各自行了一禮，沉默退入後室。

而蹲在椅子上的二皇子卻似乎仍然沉浸在琴聲噪音之中，許久沒有回過神來，仍是閉著雙眼。右手懸空著緩緩向旁邊挪去，摸著幾上擱著那盤葡萄。兩根手指捏著葡萄莖提了一串起來，高高抬著。像孩子一樣擱到空中，抬頭，張唇，合齒，緩緩咬下一顆青翠至極的葡萄，嚼了兩下，咽了下去，喉嚨極好看地動了兩下，似乎連吃葡萄也是件很享受的事情。

範閑不急不躁，微笑看著這位皇子，雙眼寧靜，卻是沒有放過對方任何一個小動作，他試圖看出對方究竟是一個什麼樣性情的人。

...

半晌之後，二皇子歎了口氣，將手中的葡萄摸索著擱回盤子裏，這才緩緩睜開雙眼。他似乎才知道自己請的客人已經來到了船中，眼中不由閃過一絲很奇妙的笑意，唇角微微一翹，綻出一絲有些羞澀的笑容。

範閑心頭一動，那種熟悉的感覺越來越強烈了

二皇子靜靜看著站在身前的範閑，忽然開口問道：“既然來了，為何不坐？”

世子李弘成此時坐在旁邊，微笑飲著茶，沒有幫範閑說什麼話。範閑也是回以溫和一笑，對二皇子抱拳行了一

禮：“皇子在上，不行禮，不敢坐。”

二皇子微笑看著範閑，說道：“我不曾迎你，你也不用敬我。”

範閑笑道：“二殿下不用迎臣，臣須敬殿下。”

二皇子笑著搖搖頭，將沾了些葡萄汁水的右手隨意在自己的青色綢衫上擦了擦，說道：“這船上隻有我與弘成兩兄弟，再加你一個妹夫，哪裏有殿下臣子的。”

範閑啞啞一笑，拱了拱手，也不再多說什麼，自去世子李弘成對麵的椅子上坐下了。既然這位二殿下喜歡玩名士感覺，自己雖然不擅長，但是坐轎子總是會的。

其實兩人先前這幾句對話並沒有什麼太深的意思，但範閑感覺還是很奇妙，因為二皇子說話的語速特別的緩慢，而且每次開口的節奏總是比一般人要慢半拍，所以對話之時，總感覺對方說話有些突然的感覺。而且範閑更覺有趣的是，自己越看這位二皇子越是熟悉，但又不知道這種熟悉感是從何而來，他很肯定，不是因為婉兒的關係。

“這花舫是我出錢造的，你看如何？”二皇子似乎有些熱切於知道範閑對於這座花舫的感覺。範閑苦笑一下，這才放眼打量一下船中布置，發現不論格局還是角裏的青盆，抑或是斜向裏掛著的書畫，這花舫真不像是座花舫，倒像是個書房，不由搖頭笑道：“殿下這花舫清靜得很，和花字不合啊。”

二皇子淺淺一笑，抬頭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清靜好。”

範閑忽然覺得這種對話實在有些無聊和艱難，正準備將求助的眼光投向相熟的李弘成，就已然聽著靖王世子的話適時響了起來。

“我說，你們兩個人能不能不要說話這麼累？”李弘成笑著打著岔。

二皇子啞啞一笑，對範閑說道：“瞧見沒？不要以為我們這些皇族子弟都是些無趣的人，再說了，你如今已經和婉兒成婚，也算是一家人，今後得多走動走動才是。”

李弘成搶在範閑之前取笑道：“我們那王府就算了，你可是堂堂二皇子，走動起來，也是會出危險的。”

三人都知道，這說的是數月前範閑赴二皇子宴請路上，在牛欄街被北齊刺客刺殺之事。三人互視一眼，想到數月前數月後這種過往，不免均生起了一些莫名之感，不約而同的笑了起來。

笑聲一畢，那件事情大約也就算揭過了。範閑苦笑著說道：“二殿下雖然擺的不是鴻門宴，但要吃飯卻要冒這大危險，確實可怕。”

二皇子與李弘成聽著鴻門宴三字，不免微微一怔，臉上卻掩飾得極好，他們自然沒有聽過這個典故，但礙於自身尊貴身份，自然也不好出言相詢。二皇子微微一笑，說道：“別叫殿下了，你就跟著婉兒叫我二哥吧。”

範閑麵色不變，心裏卻感覺有些麻煩，這關係要拉的太近...似乎總有些問題。似乎猜到他在擔心什麼，二皇子雙手垂在自己的膝前，依然半蹲著笑道：“凡事不用太過謹慎，婉兒是宮裏的寶，你要記著，你如今多了一個大哥，還在西邊騎馬玩，我這個二哥依然躲在翰林院裏編書，至於太子三哥，你更要多親近才是。多些親戚，難道就讓你如此煩惱？”

範閑笑了笑，心想這些皇家親戚，當然都是大麻煩的根源，應道：“這是我的福份，隻是不稱殿下，確實感覺有些失禮。”

二皇子苦笑道：“回家問問婉兒，她是怎麼叫我的。”

...

寒暄畢，宴席開，桌上盡是一些時今鮮蔬和精巧小菜，範閑吃得倒是極開心。他早已擬定了方略，所以熟悉了之後，便已經將心神放開，席上三人隨意聊些京中人物往事，前賢遺作，倒也相談甚歡。

這位二皇子果然深受淑貴妃影響，對於之道深有研憲，與範閑一唱一合頗為相得，李弘成在旁卻說些脂粉間的妙聞，少不得還要提一提司南伯範建大人當年的輝煌戰績，男人間的話題一起，二皇子雖然和範閑不便搭話，但氣氛卻成功地活絡了起來。範閑卻是一味藏拙，隻是講些澹州故事和沿途見聞罷了。

一席飯畢，二皇子與範閑各有所得，微笑告別。

二皇子也不相送，依然蹲在那個椅子上，這大半晌的時光，他竟然是保持著這個姿式一動未動，他看著範閑與李弘成的身影消失在花舫門口，才輕聲歎了口氣。

“殿下看這位小範大人如何？”二皇子親屬的門徒恭敬詢問道。

二皇子微微一笑，說道：“這位妹夫太過小心謹慎了，哪有半點兒慶國人骨子裏數十年間養成的驕傲狂縱，說實話，真懷疑那次殿上夜宴發詩狂的小範，是不是我今天見著的這人。”

說完這句話，他又習慣性地低下了頭，手伸到一旁去摸那串青葡萄。門徒一見便知道二殿下又在思考一些極其重要的國家大事，不敢打擾，趕緊悄無聲息地退出門去。

許久之後，二皇子緩緩抬起頭來，雙眼裏一陣迷惘，其實他哪裏在想什麼國家大事，隻是還在思考範閑最開始說的“鴻門宴”，他自小跟著母親誦讀經典，但依然沒有記起來這“鴻門宴”是個什麼典故。

“妹夫果然學識廣博啊，看來得回去查書去。”

二皇子白齒一並，將嘴裏噙著的青葡萄咬碎了，汁液酸甜無比。

（注一：元曲盧摯之沉醉東風，閑居...俺在閑居慢慢恢復精神中。）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